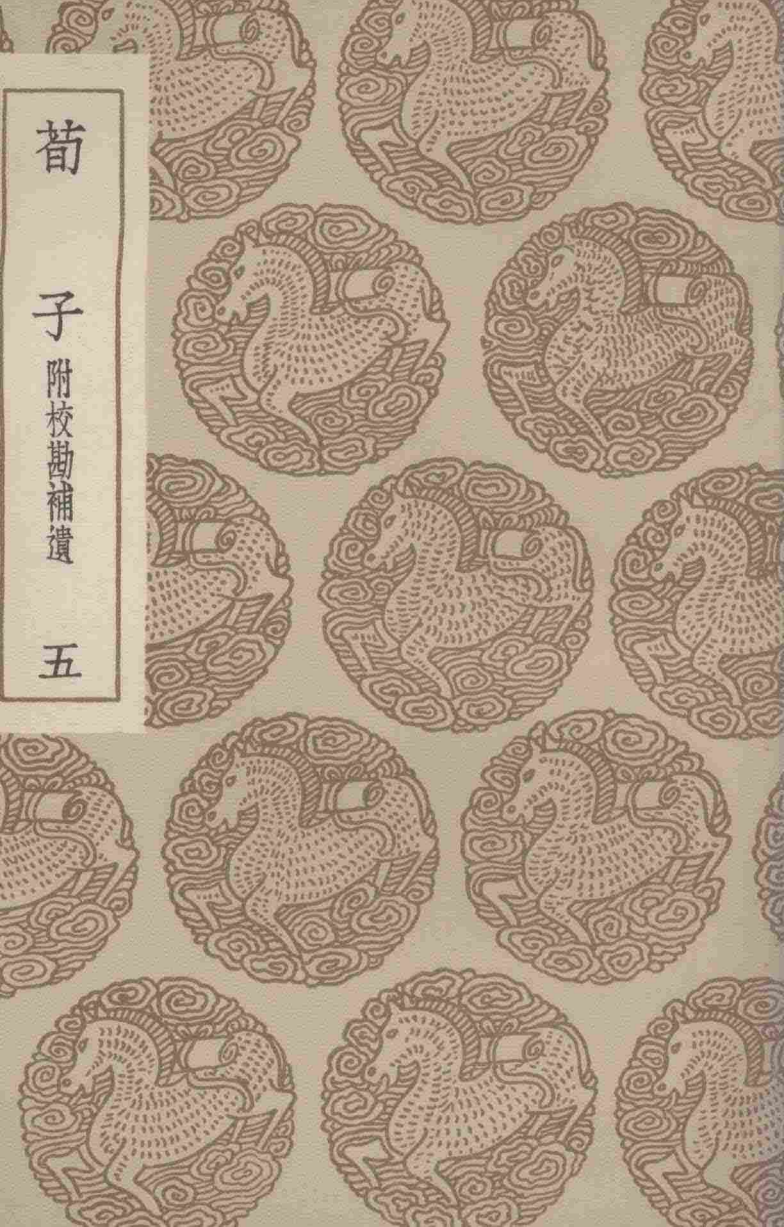


荀

子

附校勘補遺

五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五)

荀子
楊倞
盧文弨
謝墉
撰注校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荀况

注者 楊倞

校者 盧文弨 謝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荀子卷第十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摠謂

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

舉為標首所以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

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

也言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

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

禮天子外屏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倬謂不欲

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

而走禮也詩曰顛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

侯輦輿就馬禮也

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

詩曰我出

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

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

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

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繡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

侯伯鷩子男毳孤絺緞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

為鞞而載弁也玉藻曰鞞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

夫服笏禮也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珽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

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荼

讀如舒遲之舒舒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儒者所畏在前也天子彫弓諸侯相見卿為介

禮也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諸侯相見卿為介

相見謂於郊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

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

則以卿為以其教出舉行羣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

上介也厚者主後事春秋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然後可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

以會矣聘人以圭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

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

人主仁心設焉

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

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

沒禮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

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禮

財重禮之義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

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

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虞書舜美舉陶之辭

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

故禮之生為賢

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

不學不成

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

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

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

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

公曰黃帝學于太填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附禹學于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案新序五太填作大真古今人表作大填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 親迎之禮父南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

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事宗廟之事也

率鄭云助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妣嗣徽音

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禮也 禮也者貴者敬

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

惠亦賜也言行

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

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

也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

道而勿彊

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

此語出曾子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禮經而順人心

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皆禮也

各本作背禮者也誤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

旅飾威也

不可太質故爲之飾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

也

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貴貴尊

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行

之得其節禮之序也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

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

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

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

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也○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

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

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

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四言

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

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

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制禮反本成末然

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也三者皆通然

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贈衣服曰襚

玩好曰贈玉貝曰唘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

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贈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

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贈賻知死

則襚唘○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賻贈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

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

行五十犇喪百里贈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

亦空行遠也禮記奔喪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

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

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

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

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

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中卿進曰

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

之接接讀爲捷速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

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

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

二策第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

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

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

一門出入也賈
諛曰憂喜聚門
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言可戒備也
三策第三策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下兩人其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

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為陵犯

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纁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治民不以禮動

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
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謂磬

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

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

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

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
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
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
也 命雖公侯之士子男

之大夫也故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
曰下大夫也 也喪事以親者

為主禮記曰以服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
之精麤為序也

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者以養

不得謂不得聖人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聘問也
之禮法驩與歡同

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
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賓

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
既聘又獻所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爾雅曰穆穆敬

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也皇皇正也郭
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

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亾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諷上曰訕亾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謂若慶鄭也君於大

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

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

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

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

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

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

夫婦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

為本然後相成也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

禮也迎魚敬反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壓陷溺所

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

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

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和樂之聲

此言珣珮之聲和樂

人步中武象趨中韶護

珣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

珣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君

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珣聲

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

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之時合

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

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

云冰泮逆女般所介反○案詩陳風東門之揚毛傳

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并云毛公

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魯有

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

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坐視膝立視

君子之謹游於房也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

足應對言語視面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

足坐則視膝鄭云不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

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

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

五雋彼在車上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

故與此不同也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物貌謂

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
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

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

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

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

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

返而從道何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
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

於穀而自變悔作
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

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
隱良者謂之如
掩蔽

公道謂
之暗昧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
交通於譎詐之交譎之相通成為惡也

人妒昧之臣國之歲孽也

歲與穰同孽妖孽言終爲國之災害也

口

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

也

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國賴其言而用

也

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

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

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

理民性

人性惡故須教

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

其時所以富之也

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入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立大學設庠序脩

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
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為七也

武王始入殷表

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

表築

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
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

天下國有俊士

世有賢人

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

遂亾人好獨

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亾由於好獨遂

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

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類

於法而

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

而相守也

具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

慶賞刑罰

通類而後應

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

政教習

俗相順而後行

順人心然後可行也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

者舉家不事癡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

三年不事齋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為來謂從他國

來或君之人入菜地

與新有昏暮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

事謂力役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續然大夫四

字未詳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為人

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野人

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溲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

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遇

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苟不求助何

能舉

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

氏羌之虜也

謂見俘掠

不憂其係壘也

而憂其不焚也

壘讀為纍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

秋曰憂其死而不焚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

哉

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何異幾

辭也或曰
幾讀爲豈

今夫亾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

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眸謂以眸
子審視之

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
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

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

克其好義也

克亦
勝也

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

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

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

言貨
財也

士不通貨財

士賤雖得言之亦不
得賈遷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

息牛羊

息繁
育也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爲贄
孟子曰出疆必載

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

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豕卿不脩幣大夫

不為場園豕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賤息之也

奪園夫工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

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

容集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竝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

明不與民爭利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

能使民不能勝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脩飾也上好富則

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

道衢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

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

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

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疾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榮盛謁請也婦

謁盛謂婦言是用也

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貨賄必以物苞苴裹故摠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

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

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

已

差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之

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

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

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

知克無人禦敵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

卞魯邑莊子卞故知必克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

邑蒲宰杜元凱云蒲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

人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曰先王之道則堯

舜已問先王之道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

窮故曰天府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可為堯舜

財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可為堯舜

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

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貳當作執聲之誤也即六經

也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

如蟬蛻也幡與翻同

故其行效

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

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

不捨也

無畱善

有善即行無畱滯

無宿問

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

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非知之難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

子立志如窮

似不能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

尊

至貴對之唯故曰如窮也

君子隘窮而不失

不失道而隕穫隘窮即阨窮

勞倦而不苟

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怠細席之言

尸子曰君子

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俛於五兵而辭不懼臨大事不怠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怠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案廣韻俛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銜字書無攷今從元刻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

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

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

夫盡小者大積微

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

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

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之倍

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

也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

言說太過故行不能副也

不足於信者誠言

數欲

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

盟其心一也

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
善爲詩

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皆言

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
者也相謂爲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

行爲可見
發言使人可聞不詳矣也立行
言爲可聞

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

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毀辱

無由及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

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

以言
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櫜楛三月五月爲疇菜

敵而不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隱枯或三月或

五月也疇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穀與輻也言矯

燥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敵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

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

而視之欲其疇之廉也鄭云疇冒轂之革也革急則

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敵不

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

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君子之

良匠燥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

隙枯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茝橐本漸於蜜

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

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

同也○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

略同糜醢作鹿醢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滫中

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

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

也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

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人之於

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案厥同厥

說文糜門柵也柵門糜也荀子以厥為糜晏子以困為柵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子贛

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 學問

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言所得多

君子疑則不言未

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

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

自目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

質未為成人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蓋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

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

仕者必如學如往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

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

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

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

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

然則賜願息

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

友焉可息哉

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然則賜願息耕孔

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詩幽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

其敝漏也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皋如也嶼如

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曠丘壠皋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嶼與填同謂土

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公羊僖卅三年

傳宰上之本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噴
讀為頓山頂也高如形如寶五穀之器也山有似獻
者矣列子嘯如作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
墳如如大防也

休焉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

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
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
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
睢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
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
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
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
是其聲可內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
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
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
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兩聲有哀謂哀以思

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肆意

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

後爵此云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

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

以明教至然後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

治事不敢輕易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質而所好

得其人謂其人也而不教不祥善非君子而好之非

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

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

也。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擡借賊兵也揚注不了
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
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

貧爲匹夫食則餽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

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

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

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

柳下

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言聞之久矣

○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與蚤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瓜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蚤者又字之假借又甲同義瓜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道不同何

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

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

之善惡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

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

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

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

無將大

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 藍苴路

作似知而非 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如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如者類智而非智或

讀為狙伺也 僂弱易奪似仁而非 仁者不爭而與物如子野反 故僂弱易奪者似

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 悍戇好鬪似勇而非 悍兇戾也 僂與懦同從宋本 也 戇愚

也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

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

不能小者不為是弃國捐身之道也 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

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之還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

反也 言善惡皆所自取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謂流言

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元刻作禍

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

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

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疑則不言未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

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

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故曰君子難

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臯

流言止於知者甌臯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甃為臯甌臯謂地之坳

坎如甌臯者也或曰甌臯窳下之地史記曰甌窳滿溝汚邪滿車裴駙云甌窳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

與臯聲相近蓋同也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

家言謂偏見自成一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

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

盡也鄭康成云死之
言漸漸猶消盡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

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
泔與與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
曾子泣涕曰

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

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
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
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

可彊欲當人所
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

不
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亾禮君子之所憎惡也
塞掩

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
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事邪

僻也操
七刀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

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

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

也

喆當為湏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楛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

之串以無分得也

串習也工患反

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

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

然而有所其予也

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唯元刻作雖

言味者予

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

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

晉平公樂師知音者

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

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

王之治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亾速之甚也更工衡

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游也

浮游渠略朝生夕死

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爲治不得苟且如浮游輩也

虞舜孝己

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

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爲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

而亾者誹也

惟讀爲唯以突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亾者由於退後卽誹謗也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兪濁者口也

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

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

用己

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記曰約信

日誓又曰般人作誓而民始畔

盟詛不及三王

泣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質子不及五伯

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

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摠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倍宮災公羊傳

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

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

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

欹器也○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

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

而注之

挹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

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撫世守之以怯

撫掩也猶言蓋世矣○據注則撫富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

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挹亦退也挹而

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

誅之得無失乎

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

孔子曰居吾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

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

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
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

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

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營

為熒熒眾惑眾也強剛復也反是是以湯誅尹諧文

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

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
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
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
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
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諧
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竝未聞也○家語作管仲誅
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
據韓子外儲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
說在上增正

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鄘風柏舟之

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猶別

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

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不得為寡君老也語子曰為國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

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

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亥犴亥獄

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

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

嫚令謹誅賊也

嫚與

謹嚴也賊

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

言生物有時

而賦斂無時

是陵暴也

各本皆脫今案注增

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

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

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

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

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

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

謂先自

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

服行也謂先自

可尚賢以禁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

綦極也謂優

盡謂黜削單或為彈○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
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彈元刻作或為
憚與家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
語同

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
然後誅其

也姦邪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是

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

威而不用也錯置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

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

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
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

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
高陵遲猶池遲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
爲丘陵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
似泥

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

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脊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

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

之篇○舊本連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

上文今案當分段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

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

無為也似德

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

私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

埤讀為卑裾與

為鈎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裾皆循其

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裾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訛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

洗讀為混混水至之貌涸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

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

仞之谷不懼似勇

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

者果於赴難也

主量必平似法

主讀為注量謂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阮坎注必平之然

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

盈不求概似正

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

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
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
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約弱也綽

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
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
以出以入以

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

以入鮮絜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絜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絜折不常然

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

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

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

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

未如朒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朒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朒朒音尤具

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

糗與糝同蘇覽反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

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

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隱謂窮約

孔子曰

由不識

○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

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

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

不見刑乎

○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
 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
 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
 求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
 惑也皆爲樂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
善在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
 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
 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
 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公過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
觀之公因此激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
怒而霸心生也

會稽也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

作常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

露居此樹之下○正文桑落之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出而問於孔

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

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

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

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孔子曰太廟之堂亦

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

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

上順下篤人之

中行也

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

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

雖舜

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

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

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從命則陷身於禽獸

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

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

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

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

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

無失其敬

彫傷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

災禍患難而能

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順於

親而見惡也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

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竝同

孔

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

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

有○

讀爲

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

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

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

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

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審其可從則從

不可從則不從也○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

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

勞駢併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

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與讀為歟

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

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

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

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

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即疑聊之訛此云教子疑是飮子之訛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欺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

知也

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子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

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

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

作檐檐也〇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出於

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

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

〇注設柎舊本作投柎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

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

今說苑作非唯下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

孰有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猶若也

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

孔子曰志之

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

人也

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

故君子知之曰

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

能行之至也

皆在不隱其情

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

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

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

士者脩立之稱

子

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

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

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

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

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眾人皆知

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

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家語

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數。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

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

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

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

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輻

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〇

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龜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

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

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

言也惡音烏猶言鳥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纘柔溫潤似仁

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堅剛而不

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剝行也剝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

行者不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而不瑕適竝見情也

傷害人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

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

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故雖有珉之

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

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謂雕飾文采也詩曰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交

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臨財而不見信

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

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

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南郭惠子未詳

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隳楛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

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

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

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

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

問何如取之邪

○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

孔子對

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也

志記識也服古

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

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

舍去此謂

也古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章甫

殷冠王肅云絢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摺笏於紳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志

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纁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

而廣幅是廣衰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

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斬衰菅屨杖而啜云輅車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

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

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

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

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大戴禮作志不邑邑

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

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假假失據也○止交大戴禮

韓詩外傳四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從物如皆作止立

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

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

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

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案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

哀公曰善敢

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

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

必循處其一隅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

言有所執守也唯恐有閒行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

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故富貴不足以益

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

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

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

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

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

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

然王肅曰不進貌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

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

天下而不傷於身

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

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

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

布施天

下而不病貧

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

○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

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

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

舍而是不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

之別萬物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揔要萬物於風雨

之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生也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繆當為繆相加之貌莊子云繆繆擾擾肫與肫

錯雜膠膠詭詭然而眾人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

也言聖人如天之繼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

用而不知者也淺然大戴作淡然若此則可謂大

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

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

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

殺焉

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尙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

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

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

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

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

曰非吾子無

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

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

謂祭祀時也阼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

字下三句竝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誤

君昧爽而櫛冠

昧闇爽明也謂

初曉尚暗之時

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

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

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焉而不至矣

諸侯之子孫謂奔亾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

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

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爲墟有數蓋焉

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

之庫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

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

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

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誤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

語作君。胡然也。資衰其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

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如葷非口

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如葷

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且丘聞之好

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

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

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

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

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

取健健羨之人無取訔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者○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啍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

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嗔嗔多言或曰詩云
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
注未舊作諄諄口諄諄也諛今訂正健貪也甜亂也口嗔誕也
倫也諛也諛今訂正健貪也甜亂也口嗔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甜
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
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拙捷者必兼
人不可爲法也口叢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
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
口叢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
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余也有讀爲又余與邇同
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
慤則仇讎可用不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
信慤則親戚可疎信慤則親戚可疎任計信亦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亾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東野氏也馭與御同○案家語

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

顏淵對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

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

畢之馬失

校人掌養馬之官也

兩驂列兩服入廄

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

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

牽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

淵顏淵至

趨讀爲促速也

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

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

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

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

○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

今東野畢之馭上

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

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

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

定公

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

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柰何

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

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劬而天下自來

一執

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

執一如天地

如天地無

變易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時也徐然而無息止之時也○元刻作

安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禮記見也

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賁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

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

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

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

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中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

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中歸

歸

與仲虺同
湯左相也

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

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亾

疑謂博聞達識
可決疑惑者

今以不穀

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亾乎是以憂也楚

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

寡人之過也

振舉

伯禽將歸於魯

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

周公謂伯禽

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

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

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

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

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

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眾非謂寬弘也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

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

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

寬則得眾亦謂人愛悅歸之也

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

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

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

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

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

均敵者尙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

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

周公聞之古也越踰

謂過一日也○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

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

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人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耳

見士問曰無

乃不察乎

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

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

淺

物事也 不見士則無所聞 無所問則所知

彼淺者

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

為文王之

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周公先成王薨未立知成王之謚此云成

王乃後人所加耳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

十人

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

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

亦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

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

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

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待也

以禮貌接待之 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 謂卑賤之士恐

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

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〇注衍十人所見者五

字說苑敬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慎篇無 於是千百人之中僅 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

乃得三士正身治國 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

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 十八人與三十人雖

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 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

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

士吾厚為之貌 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

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

為之貌九 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人不知

加謹敬也 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人不知

以為越踰然士亦以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 見物然後

禮貌之故而至也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 見物然後

禮貌之故而至也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 見物然後

禮貌之故而至也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 見物然後

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

也幾危

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

夫仰祿之士猶可

驕也

仰魚亮反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

所

黎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也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繒丘之封人

繒與鄆同鄆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也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

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

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

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

○瘡與愈同元刻卽作愈

是以

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

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

下未知其益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

甘泉焉

扣掘也故沒反

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

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

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

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

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

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
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
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紂
諸御已舊本訛作諸卿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紂
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亾
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鱗
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
者紂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
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
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懷將聖
○懷將聖
今討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

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

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

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

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

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

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

爲紀綱

○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

嗚呼賢哉空爲帝王天地

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

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閻闔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

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

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

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

○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

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
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
方齊宣王威王之時

○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竅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

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

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

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

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

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

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

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

孫卿孫卿

○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

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

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

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

而夏亾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

○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

孫卿遺春申君書

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

春申君恨復固謝孫

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

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

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

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

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

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

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

○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

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

於是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

○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

應邵氏姓注直云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

子芋子皆箸書

○案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

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羊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羊音弭與

此又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

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

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

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

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

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

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

臣

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江寧劉文奎刻字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鶴
鶴巢於葦苕箸之以髮 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
飯歆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
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卽位著也列子
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
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傅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
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
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
工不能爲也未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 案高誘注

淮南人閒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 典禮疑當是曲禮
之誤

脩身篇 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案

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
註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 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 擬於舜禹 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漹漹注漹盡謂窮盡明於事 案漹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 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鞫錄疾力以事言楊訓
爲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
歸飛提提雅鳥也 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

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
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
折與提提音義竝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
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
取以自比也 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傴也注傴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爲攔陋者俄且傴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案注陋者俄且傴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 各本無忘字惟宋本作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人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合

云能則必爲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糶注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糶 案此

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 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 佻其期日注佻與佻同緩也 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佻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鞫錄注謂鞫與
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
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疆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
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
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
王與史記不同 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
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
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 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 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 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 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 以注末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

吳師

道曰 鑄通 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

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 趙以爲上卿後語

客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

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 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 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亾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

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愆無自療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
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
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
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宐建侯
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
讀爲焉能不可易矣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
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
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
誤者若干條付諸劄削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
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
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
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
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
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
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

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
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
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
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
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
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
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
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

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
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內申納訖今來
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
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

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

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任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

侗

校勘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叅軍充直講臣王

汝翼

校勘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瀋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

復

校勘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瀋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

千之

校勘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瀋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梁

師孟

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董唐 臣

校勘官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騎都尉賜緋袋 臣 銜

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 臣韓端 彦

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事飛騎尉 臣程伯 孫

管駕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畢之 翰

朝散大夫尚書判郎中充香閣待制同知陳院書局監軍都尉賜緋袋 臣呂諱

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制勳尚書禮部郎中監院書局監軍都尉賜緋袋 臣錢公 輔

朝散大夫給事中叅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 介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 并

推忠協謀圖德守正節愷勇開儀衛司尚書僕射監修國書開書閣書畫閣殿大學

主桂國突國食邑萬戶食實封肆伯臣唐 公亮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揚倞注初漢劉
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除復
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
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

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

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

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
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

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
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
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
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
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
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
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

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
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
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
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
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
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
向以爲孫臏倥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
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揔目言卿楚人楚

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
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况趙人以齊襄
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
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
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
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
蘭陵以終自戰國乎富彊儒道絀孟子學
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

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
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
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
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
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
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
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
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

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
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
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
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
適見世晝寢舖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
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
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
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叟後序

經籍訪古志

荀子二十卷

宋葉大字本
求古樓藏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字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大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

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葉荀子為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

會事發蒙臨安府院將輝斷配台州宇城差在都酒務著
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
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
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剽
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
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
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
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
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年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
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體書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
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
乎且世間北宋刻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

文中子通典聖憲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
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
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

按文政五年壬午
書道光二年

重刊宋台州本荀子跋

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
熙甯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興政
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
慶間盧抱經與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
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菴皆有
異議此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
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迺知
為狩石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
者歟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
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
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甯元

年中書劉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興政自序志視

庶甯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

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知嚮者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

者嚮嚮者之異非知知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本仍

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

又不比如顧淵齋所舉若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

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略與此本同余

又合元纂纂箇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

以蘭白奉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箇家四虎

有箇子斷四卷久保愛有箇子增鑄銅彥博有箇子補所訂刻為

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
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敏倚裝書

